

# 阿拉伯-伊斯兰峰会的喜与忧

## 两场地缘冲突 为何都“环”地中海

大咖谈



刘中民

近日,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沙特外交部发布峰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

当下,以色列仍在一意孤行地推进加沙军事行动,人道主义灾难不断加剧。在此情况下,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的召开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 巴以问题重回核心地位

此次峰会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为应对新一轮巴以冲突所召开的特别峰会,它传递出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团结反对以色列的强烈信号,也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在特殊背景下加强团结合作的重要标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东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三大力量和解的结果和延续。因此,此次峰会的积极意义无疑值得高度肯定。

但是,此次峰会并未围绕巴以冲突出台反制以色列的具体措施,其对于以色列以及美国的实质性压力也相对有限。从某种程度上说,伴随长期以来阿以冲突向巴以冲突的演化、2000年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僵持后巴勒斯坦问题的长期边缘化,以及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更加重视自身的国家利益,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已经很难再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针对以色列的集体行动。



11月11日,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利雅得举行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上讲话。新华社发

作为中东核心问题的巴勒斯坦问题,其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地位的下降经历了长期的演变。

首先,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随着埃及与以色列媾和并于1979年与以色列建交,阿以冲突逐步转化为巴以冲突。

其次,1979年以来,伊朗伊斯兰革命、阿富汗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战争、伊朗核问题、中东变局等重大事态,使地区国家的注意力更加分散,地区大国的矛盾更加复杂,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相对下降。

再次,自2000年中东和平进程陷入挫折以来,巴以问题陷入冲突频发和平进程受阻相交织的僵持状态,巴内部矛盾复杂化,地区国家推动和平进程和调解巴内部矛盾的努力多次遭遇失败,进而使地区国家对巴以问题的热情下降。

最后,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上无能为力,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毫无顾忌地偏袒和支持以色列,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相

继与以色列建交,使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进一步分化。

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加沙冲突持续加剧,巴勒斯坦民众伤亡严重,这对民族同源的阿拉伯国家和宗教同宗的伊斯兰世界也构成了强烈冲击,地区民众反对以色列的呼声不断高涨也促使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政府必须对此做出反应。

此次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通过的决议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等地发动袭击,重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其所有被占领土上享有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心目中的核心地位。这标志着长期边缘化的巴勒斯坦问题再次回到地区事务的核心地位。

### 地区政治生态依然复杂

此次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通过的决议共包括12点具体内容。其中,较重要的内容有:谴责以色列犯下大规模战争罪,警告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的报复性军事行动将造成灾难性后果;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做出果断和

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呼吁所有国家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和弹药;支持埃及采取立即、可持续和充分的措施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决定启动阿拉伯和伊斯兰专门金融网络,向巴勒斯坦政府提供财政捐助以及金融、经济和人道主义支持。

但是,峰会并未形成反制以色列和美国的实质性措施,背后原因十分复杂。

从本质上来说,此次峰会虽然表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在巴以问题上以民族、宗教为纽带进行了一定的合作,但各国更重视从国家利益出发决定其对外政策,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聚合作用已十分有限。

历史上,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团结起来反对以色列的思想武器,但由于其成员国千差万别、组织松散、缺乏惩罚机制、效率低下,二者均很难把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聚合起来,甚至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二者之间也存在激烈竞争,地区国家争夺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领导权的斗争更是异常复杂。

在地区国家和解背景下,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等国家超越民族和教派分歧召开了这场重要会议,其积极性无疑值得高度肯定。但寄望刚刚和解的各派力量在复杂的巴以冲突问题上形成对以色列的反制措施无疑是一种奢望。

此外,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内部矛盾复杂,阿拉伯国家与美国、以色列关系分化,也是制约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形成反制以色列实质性举措的重要原因。

客观来看,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一边在强烈反对和谴责以色列方面进行合作,一边又难以对以色列予以实质性反制,是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共性和民族国家特性这一复杂关系的真实反映。从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共同利益来看,这或许是一种退步;从各民族国家的利益来看,这也许包含着进步。这也正是巴以问题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复杂性所在。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国际观察

张耀

当今世界烈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两场地缘政治危机当是2022年2月24日升级的乌克兰危机和今年10月7日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是冷战后美欧主导的国际秩序第一次受到另一个大国的直接武力冲击,而巴以冲突则是自1917年《贝尔福宣言》正式开启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复国主义进程后,该地区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百年冲突的又一次爆发。从地缘政治角度观察,两场冲突都可以归属为环地中海地缘政治冲突带的一部分——俄乌冲突所在的黑海在地质上起源于地中海。

### 地缘政治冲突带

环地中海地区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会之地,是各种文明、民族的交融之地,更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东正教派的诞生之地。历史上,该地区长年因领土、民族、宗教等问题引发局势紧张和冲突,频度几乎是世界之最。尤其突出的是,该地区的很多冲突都超出一般的领土和经济利益范围,是文明宗教和民族矛盾的大碰撞。仅仅冷战结束以来,该地区爆发的大规模冲突就有两次伊拉克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利比亚内战、叙利亚内战以及巴以冲突。

环地中海地区之所以地缘政治冲突频繁,还因为该地区战略位置重要,使其历来是各方必争之地。一旦矛盾激化,或是爆发各种代理人战争,或是大国直接下场。例如,乌克兰危机就是俄罗斯为了解决其安全困境而选择直接使用军事手段;叙利亚内战折射的是俄罗斯和美欧之间的博弈;历史上的五次中东战争,背后也都有大国力量的影子……

### 可能进一步动荡

值得警惕的是,现在环地中海地区非常紧张的地缘政治乱局,很可能只是危机不断爆发的开始,未来或将

经济战略考虑,土耳其、伊朗等中等强国也有不依附于其他大国的独立战略考量,甚至像阿尔及利亚这样还达不到中等强国层级的国家也在该地区有着独特的地缘政治角色。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传统上能够主导局势演变进程的大国力量相对衰落,使得该地区未来的形势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二战前,英国是环地中海地区的主要秩序主导者,基本上能决定局势演变的走向。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对历次中东战争都进行了操控以防止局势失控导致更大的危机。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北约在该地区地缘政治安全领域也起着主导作用。然而,最新的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表明,无论是美俄还是欧盟,对该地区局势演变的影响力都在衰减,控局能力式微。当下,乌克兰战事依然胶着,美国主导的北约对乌克兰提供了1000多亿美元的直接军事援助,并提供了其几乎全部的库存弹药,仍然无法迫使俄罗斯妥协;新一轮巴以冲突使得在政治上选择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面临一个艰难局面:在军事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是首先援助乌克兰还是以以色列?而忽视任何一方都可能带来连续的地缘政治反应。

更关键的是,美国、俄罗斯、北约这些昔日世界军事超级巨霸已显出捉襟见肘的迹象,曾经连续打赢五场中东战争的“小霸王”以色列在这次冲突中的军事表现也远逊于当初。当种种军事神话和迷信被打破后,对不满地区目前格局和处境的国家与力量集团有着极其微妙的影响。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还表明,由于现代军事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冲突范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各种单兵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以及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和传播,使得有足够训练和意志的轻步兵也可以对大国的重装军事力量形成非对称抗衡能力。

### 潜在热点需警惕

除了已有大量冲突外,环地中海地区还存在各种潜在的冲突热点。比如被俾斯麦称为“欧洲火药桶”、被丘吉尔称为“欧洲软腹部”的巴尔干半岛的科索沃问题、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关于西撒哈拉的争端问题、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内战问题、土耳其与希腊在爱琴海地区的